

李西闽◎著

STORIES OF DEATH

死亡之书

阴影笼罩的乡间，
懵懂少年的眼前，
上演二十多幕真实、冰冷、压抑的死——剧。



YZL10890108843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悬疑小说 ·

STORIES OF DEATH

死亡之书



李西闽 著



YZLI0890108843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之书 / 李西闽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04-2147-1

I. ①死…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984号

死亡之书

作 者: 李西闽

责任编辑: 陈 琼 张 怡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内版设计: 郑 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张: 8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147-1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₁

《死亡之书》序

文 / 北村

西闽交托我来写他的《死亡之书》的序，至少有一个坚强的理由：在他描述的那个乡村，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从周岁起我就由当乡村医生的母亲抱到这个叫“河田”的地方，一直到我读初中一年级，才离开前往县城。在某种意义上，我和西闽是真正的同乡。我们操着同样的方言，注视着同样的乡村风俗，他在本书中描述的所有乡间景象，我都耳熟能详。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才得知有一个写小说的同乡，之前因为其部队作家的身份，逸出了我的视野。

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西闽的创作才华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是那种被称为“性情中人”的人，个性自由，狂放敏感，体验极端，他只指出事实，从不讲述思想。但他的作品常有一种直接从事实中逼近目的的能力，在本书中也是如此。这是一本描述死亡的书，这些死亡发生在乡间，从而使每一种死亡事件变得诡异……作为死亡目击者的少年黑子，他的黑色的眼睛记录了所有的死亡事件，有的意义非凡独特：李来福试图饿死自己，最后累死了自己；王时常被

打死，最后像一只猪一样被人插入杀猪刀；王其祥则染上了狂犬病，像一只狗那样死去；王喜贵被冻死；赌鬼王老吉为赢得可怜的食物而打赌，活活被地瓜干撑死；李远新父亲患了肠癌后为了让家人快乐，一天吃一只鸡，最后吃死；酒鬼丘土生掉到粪坑淹死；董春水死于雷击；李文魁为了替儿子筹彩礼，自愿死在儿子情敌的车轮下……也许你会对西闽如此密集地处理死亡事件感到不舒服，但我读完后，突然感受到另一种真实：即使这些事实不是真实的，但他写出了另一种真实，即死亡本身是真实的。少年黑子自从失去了父亲之后（这像是一种失去庇护的隐喻），就开始目睹各种各样离奇的死亡，而且这些死亡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卑微性。我要说，这是真实的，因为这种活着的卑微性是真实的。在曲柳村，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各自的本质，荒谬的生存和荒谬的死亡是一回事。他们只是以死的方式来活着，这是多么可怕的体验。

书中有一些细节会把我突然打动，如王其祥得了狂犬病，临死前要和黑子“交个朋友”的最简单最真诚的愿望；如老猎头的宿命；再如黑子养父在洪水中救人而死，以及哑巴大叔在大饥荒时为了拯救全村人尝野菜而死……这些死亡具有了崇高性。从而使得一本死亡之书加入了生命的重要内容。哑巴和盲妻无法交流的描述也充满了隐喻。

但这仍是一本写恶的书，死之书的另一种名称就是“恶之书”，因为书中的人无法挣脱卑微而死的命运。这里的恶被解释为一种贫穷的宿命，所以，穷、恶、死在书中是一回事，它们有了因果关系。在少年黑子的视界中，他的乡村记忆就是恶和死的记忆，当然也有爱和生命的印记，但相比之下，穷、恶和死的记忆更为深刻，连全书中唯一的一次动物的死亡——老牛的死——也是悲哀的。它的命运似乎是这个村子里所有人的命运的写照——蝼蚁般存在。这就是黑子“无父”的宿命。

西闽用近乎话本的风格来展开叙述，使得本书可读性很强。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但有些过于快速的叙述，令本书失去了某些隐忍的耐人寻味的意味。这是一个好题材，写得更仔细会更好，但是这不会影响这本书成为重要的作品。西

闽近年多写恐怖小说，也因此而取得成就。但我认为这部《死亡之书》却表明了他的小说中的深切主题和体验是很值得期待的。用通俗的方式写出大作品，有很多先例，如辛格的短篇集《卡夫卡的朋友》，因为他做到了最深切的主题和最通俗的俚语的高度统一，如果滑向马尔克斯式的胡言乱语，则没什么价值。最通俗的表达和最奥秘的思想的结合，就是生命的本质，就像一棵树长出了叶子一样，不能只有树的生命，也不能只有叶子，二者的割裂都是荒谬的。

我相信西闽会从本书的立场上继续写作同类型作品。他有两个选择：或者在通俗小说构架中加入更深刻内容，或者在所谓纯文学作品的模式中加入通俗要素。如果他征询我这个同乡的意见，我会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确还活着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只有死人才把灵魂和肉体分开。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四日

序₂

“从死亡的方向看”

文 / 朱大可

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一生不应见到的人/总会随便地到一个地点/随便嗅嗅，就把自己埋在那里/埋在让他们恨的地点……

——多多：《从死亡的方向看》

在北京飞往广州的客机上，一位上海白领女孩正在座位上翻阅恐怖小说《蛊之女》。坐在她身边的陌生男子对她说：“那本小说是我写的。”女孩不屑地斜睨了他一眼，以为这个人脑子有病。但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身材短小粗壮，看起来很像拳击手的男人，恰恰就是这本小说的作者本人。事件的结局很像一部大团圆的庸俗喜剧：经过一番曲折的交往，迷人的上海女孩终于嫁给了她所邂逅的军旅作家。而这正是李西闽的真实故事。他的生活和小说一样充满了传奇意味。

但李西闽新近的小说《死亡之书》，却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异。他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不再从惊悚的角度看，而是直接从死亡的方向看。死亡不仅令人惊悚，而且也包含着它的反面——温情、友谊和伟大的母爱。

《死亡之书》拥有二十多个死亡故事，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或说是一份客家人的生命年表，记载着不同样式的死亡案例。小说的主角分别是农夫（及其耕牛）、船夫、寡妇、乡村教师、哑巴和盲人、孩童、知青、士兵、老嫗和基层小吏等等；其叙事是彼此断裂的，却又散漫地衔接起来，仿佛是一个自我闭合与循环的村庄式环链，不仅维系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挂念，而且成为心灵史中最坚硬的部分。它们属于童年的记忆，模糊得丧失了细节，需要用文学之笔去加以充填，却又如此真切，与我们每个阅读者的经验息息相关。

作者这样写道：“在黑子十八岁离开曲柳村之前，死亡的气息笼罩着忧郁的他。他成长的过程就是一部心灵的历史。”从“黑子”的方向看，世界就是永无止境的死亡的总和。该小说没有魔幻和浪漫主义悬想，只有一些记忆和梦境的碎片，被拼凑成完整的死亡肖像。我们看到，死者的面容迥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仿佛来自同一个祖先。但只有从远处观察这些死亡肖像时我才发现，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一幅有关本种族的生命拼图。越过那些脆弱的死亡记忆，我们握住了对生命的感知。我们被告知，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是终结苦难和切换生命的最佳方式。

从死亡的方向看，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恐惧无疑是其间最本质的经验。李西闽是“恐怖小说家”，他没有放弃对恐怖场景的描述，无论是专司勒索的小流氓老四和以殉身勒索赔偿金的李文魁，还是由于悍妻而蓄意累死自己的李来福、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王时常，他们的存在和死亡，都引发了一种巨大的灵魂惊骇。它揭发了种族历史中那些最阴郁的细节，令其散发出浓烈的罪恶气息。但死亡的属性是多元的，它有时是含泪的悲剧，有时则是解脱和逃遁，有时甚至是严厉的审判——它判决那些无罪和有罪的事物一同死亡。

这部小说保持着乡村叙事的传统，同时又隐含有一个童子的更为天真的审

视方式。那些乡村女教师和女知青，是黑子青春期的暗恋对象；对母亲的温情叙写，看起来更像是作者所举行的秘密恋母仪式；小说中最重要的形而上的象征是赤毛婆婆，她是大地祖母的象征，代表着人间最后的正义、仁慈及其对黑暗的超越，她的圆寂就是一次赎罪的典礼，在大洪水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定义了此前所有的死亡。小说作者利用她制造了一次虚构的灵魂升华运动。她是大地上最后的救赎者。

黑子考上大学，为小说提供了另一个明亮的结局。但这无疑只是一种虚妄的希望。黑子在这种希望里逃遁，企图越出“曲柳村”的严酷命运，但母亲还要送他盛满谷粒的荷包，其功能是让黑子不要忘了乡土，并不断充实其生命。在我看来，这细小布包所装载的，其实就是逃亡青年的全部祖先和邻人。他将背负着那些死去的亡灵在他乡行走。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命运。在《死亡之书》的最后一页，我们看见了种族的坚硬宿命。

《死亡之书》意味着李西闽的跳跃式书写。以前他写过不少乡村和军事题材的作品，在经历了几年的恐怖小说写作之后，他又开始绕过类型小说，进入更纯粹的文学叙事，去叙写死亡以及所有跟生命相关的事物。尽管是重新涉入这个领域，但他已然扩展了我们对乡村经验的感知空间。在死亡叙事的某个终端，文学的生命正在艰难地苏醒。

STORIES OF DEATH

死亡之书

目 录

- 序一 《死亡之书》序 北村
- 序二 “从死亡的方向看” 朱大可
- 第一章 黑子的惨叫 001
- 第二章 被诅咒的老四 011
- 第三章 把自己累死 023
- 第四章 杀猪刀下的亡魂 031
- 第五章 碧莲的天堂 043
- 第六章 狂犬病 055
- 第七章 爆炸的肚子 065
- 第八章 艳歌 079
- 第九章 毒草 091
- 第十章 遗落在乡野的萨克斯风 099
- 第十一章 猎人之死 113
- 第十二章 情殇 125
- 第十三章 水中的少年 139
- 第十四章 老牛泪 151
- 第十五章 绝症 161
- 第十六章 酒鬼的节日 169
- 第十七章 黑瞳中的闪电 181
- 第十八章 飞向汽车的肉体 191
- 第十九章 沉船 205
- 第二十章 无疾而终 215
- 附录一 李西闽：穿越死亡的密林 曾元勇 228
- 附录二 亡者的荣誉 陈虞 234
- 跋 没有李西闽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是不完整的 蔡骏 240



第一章

黑子的惨叫

1

黑子对夜晚的恐惧与日俱增。

夜晚的来临对他而言是种深重的灾难。他只要一躺在床上，闭上眼，就会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声音。那是继父撑船佬和母亲干那种事情的声音。残酷的声音无情地强奸着六岁的黑子的耳朵。

他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下来。

这是春夏之交凄苦的深夜。

黑子在极端的折磨中想念着已逝的父亲，缓慢地进入了梦乡。

他看见滚滚的江水中父亲露出了头，他听见了父亲低沉的呼唤，那呼唤声犹如呜咽的江水。父亲的身体渐渐地浮出了水面。父亲神采飞扬地踏着波涛笑容满面地朝黑子漂移过来。黑子焦灼地唤着父亲，他张开了双手，他急切地想朝慈爱的父亲扑过去，可他的身体无论怎么使劲也动弹不了……突然，天昏地暗，恶浪滔天，父亲被一个巨浪打了下去，再也没有浮出水面。黑子凄厉的惨叫声穿越层层叠叠的恶浪和乌黑的天宇。那是一个孩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就在这时，炸雷般的吼叫声让黑子从噩梦中惊醒，“小兔崽子，你鬼叫什么！再叫老子就扭断你的脖子，把你扔到大河里去喂鱼！”

撑船佬粗暴的吼声让黑子猛地坐起来，在黑暗中，他看不清撑船佬的脸

面，但他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凉穿透了他的心灵。他惊恐极了，他在极度的无助之中害怕撑船佬真的会扑过来扭断他的脖子。

他战栗着缩到了床角。

撑船佬沉重的脚步声离去了。

黑子的泪水漫出眼眶，漫过无边无际的黑夜。这时，黑暗中一只手伸了过来，把他拽了过去。他被苦难的母亲紧紧地搂在怀里。母亲温热柔软的胸怀让他一下子回忆起了那场吞噬他父亲的洪灾之前的幸福时光。他不敢哭出声，母亲感觉到了他的颤动，黑子也感觉到了母亲的颤动。他甚至还听到了母亲成串的泪滴落在他身上的声音，那声音竟也像炸雷。

母亲在那场洪灾之后，带着黑子一路行乞来到了曲柳村，她和孤身一人的四十多岁的撑船佬结了婚。这对奇丑无比、一身蛮力的撑船佬而言，无异于白白捡了一个宝贝。可对黑子而言，他陷入了一种无边无际的苦难和恐惧。

母亲出去了。

黑子还要在黑暗中一个人坚持到天明。

他不敢入睡。他怕一入睡就会梦见死去的父亲，他怕继父一上火真的把他的脖子扭断了扔进大河里喂鱼。

「 2 」

黑子在曲柳村过着难熬的日子。

无论他走到哪里，歧视的目光和羞辱的话语都会让他无法抬起头。他低头孤独地走在曲柳村的时候，就像一个小老头，大大的脑袋耷拉着，又瘦又矮的身子似乎承受不了那颗大头的重负。有时会有是一群小孩子跟在他的身后，用土坷垃或小瓦片扔他，用极恶毒的话语谩骂他，那时，他就感觉自己是一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喊打的耗子，有种无法藏身的落寞。

他仓皇地路过曲柳村孤老太赤毛婆婆家门口时，闻到了只有在寺庙里才能闻到的那种焚香的浓烈气味。

他偷偷望了一眼，看到满脸皱皮、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赤毛婆婆坐在蒲团上，浑浊的老眼空洞无物。他心中一惊，赶紧跑开了。他不知道赤毛婆婆究竟活了多少年，她就像一盏即将耗尽燃油的油灯，只要有一丝微风就可以让那微弱的火苗熄灭，可她内心里又不想让那微弱的火苗熄灭。

赤毛婆婆就那样坚韧地活着，那微弱的灯火直到黑子十八岁离开曲柳村的那年，才依依不舍地平静熄灭了。

在曲柳村，第一个和黑子亲近的人恰恰就是赤毛婆婆。

那是个午后，黑子百无聊赖地在曲柳村游荡。

阳光刺眼。

在一棵乌柏树下，他往很远很远的山那边眺望，一只黑鹰朝那远方飞去。黑子心想，假如他能有一双翅膀该有多好，他会从曲柳村起飞，远远地飞走。

突然，传来了狗叫声。

他看到一只半大的狗在和一只老母狗调情。他觉得有趣，坐在了乌柏树下，看着那半大的公狗和老母狗调情。公狗永远是公狗，尽管它的身体只有老母狗的一半大，但它的雄性丝毫没有折损，它骑上了老母狗。母狗永远是母狗，它没有因为自己可以做小公狗的母亲或者祖母而回避公狗。

黑子看着，一下子感到了恶心，他想起了黑夜里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他扭过了头。

一群大孩子出现了。

他们大声地叫：“狗拉锯了。”

其中一个小子抓起一把沙子朝公狗的裆部扬了过去，紧接着，其他小子也争相抓起沙子朝公狗的裆部扬过去。

老母狗一惊，挣脱公狗。

老母狗和公狗急着要逃，狗们焦急的丑态逗得那帮小子笑得前仰后合。

狗们终于挣脱开来，惊叫着逃窜而去。

小子们笑够了，他们发现了黑子。

他们朝黑子围了过来。

“喂，小野种，怎么不去帮撑船佬撑船？”小子们说，然后哄笑起来。

黑子羞辱极了。

此刻撑船佬正在村外大河的渡口上撑船，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在村里的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黑子的屈辱和伤感。

黑子想走。

“别让他走。”一个小子喊道。

这小子叫老四，他上面有三个凶神恶煞的兄长，他在村里横行霸道，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惹他的。

老四发话了，黑子看来是走不了了。

他站在那里，无助而迷惘，他不敢抬头，阳光极刺眼，小子们的目光也极刺眼。

老四嘻嘻笑了两声。

黑子觉得那笑声充满了邪恶。

“把他的裤子脱下来！”老四说，“看看他的那东西像不像刚才狗的。”

两个小子扑上去把黑子按倒在地上，又一个小子上去脱下了黑子的裤子。黑子光溜溜的下身顷刻袒露在阳光下，一片白色的光芒。黑子哭了。

老四抓起一把沙子，走上前，正要把沙撒在黑子的下身上，他听到了一声叫唤：“老四，住手！”

老四一见到那人，带着小子们撒腿跑了。

黑子看到了枯槁的赤毛婆婆朝他走过来，他怎么也不明白，枯槁的赤毛婆婆的声音竟然那么清脆，不像她的双眼那么含糊不清；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像老四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孩子会惧怕年迈的赤毛婆婆。

他默默地站起来，穿上了裤子。

“孩子，真是委屈你了。”赤毛婆婆的声音充满了慈爱。他看着赤毛婆婆，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赤毛婆婆伸出干枯的但还温热的手，抹去了他眼中的泪水。他感觉到赤毛婆婆粗糙的手划伤了自己的眼皮，却并不感觉到痛。

不久，曲柳村的哑巴大叔也走进了黑子的生活。黑子是在赤毛婆婆的家里和哑巴大叔亲近起来的。黑子常到赤毛婆婆那里去。他会坐在赤毛婆婆的门槛上，看赤毛婆婆坐在蒲团上念经。据说赤毛婆婆吃了三十多年的素，她吃斋念经不知为了什么。她的家就是一个小佛堂，区别于寺庙的小佛堂。

黑子坐在门槛上，被老四那帮小子看到了，老四那帮小子就叫黑子看门狗。黑子一想到狗交配的丑态，就觉得很耻辱，他不是狗！他就不再坐在门槛上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到赤毛婆婆家里去。哑巴大叔也是经常去赤毛婆婆家的人，所以，黑子自然就和哑巴大叔亲近起来了。哑巴大叔长期以来帮赤毛婆婆料理生活，他帮她挑水，帮她碾米，帮她干一些她无法干的重活，包括收拾房子。黑子和哑巴大叔熟络之后，就跟在哑巴大叔身后。哑巴大叔去挑水，他跟在后面；哑巴大叔去砍柴，他也跟在后面……老四说，黑子又成了哑巴大叔的跟屁虫了。黑子没有因为老四的说法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因为哑巴大叔的威慑力比赤毛婆婆强多了。只要他和哑巴大叔在一起，就没有人敢欺负他，谁敢说他一句，高大威猛的哑巴大叔就会瞪起双眼，冲那人叽里咕噜地怪叫。

在曲柳村，一些古怪的人都是惹不起的，比如哑巴大叔，比如赤毛婆婆，还有一个后面才出场的杀猪佬洪七，也包括黑子的继父撑船佬。

黑子和哑巴大叔的亲近，着实改变了一些他在曲柳村孤苦的处境，但他不可能摆脱噩梦。

母亲的角色十分低微，甚至是不值一提。她是一个驯良的女人。撑船佬对她实施的一切行为，母亲只是默默地忍受。仿佛只要她和黑子能在这贫困艰难的岁月中活下去，就足够了。活着对她和黑子而言是多么重要。母亲像头牛，不停地为撑船佬也为她自己劳作着，她很少关怀黑子，黑子除了吃饭时和她在一

起，其他在一起的机会极为有限。母亲在黑子心里就是一团黑影。

黑子目睹了撑船佬欺凌母亲的全过程。

那个晚上，母亲做好了稀粥，炒好了青菜，和黑子坐在饭桌旁等待撑船佬把船停好后回家吃饭。

母亲在飘摇的小油灯下端详着黑子。

黑子饿极了。他的眼睛盯着的是那没有几颗米粒的稀粥。他没办法顾及母亲目光的轻柔抚摸，那种抚摸对他而言是那么遥远。

母亲的目光异常复杂。

“黑儿，再等一会儿，等他回来再吃，好吗？”

黑子没有听见母亲的声音，也许是母亲的声音太微弱了，蚊虫一样，也许是黑子的心思全放在吃饭的想象上了，他想象着那稀溜溜的粥水怎样进入他的嘴巴，怎样滑到肚子里去，变成幸福的源泉。黑子不停地吞咽着口水，他的肚子里有一百只或者一千只青蛙在咕咕直叫。

母亲的脸扭曲着。

她十分无奈。

她只好说：“黑子，如果你实在饿得撑不住了，那么你就先吃吧，少吃点菜，唉！”

黑子真真切切地听见了母亲的话，他迫不及待地端起了那个瓷碗。

黑子刚吞下一大口稀粥，才感觉到进食的快乐，撑船佬就回来了。

撑船佬看到黑子先吃，显然很气愤，他那五官挤在一起的脸上似乎从来没有舒展过，现在挤得更紧了，像一只没有长好的歪瓜，这只歪瓜上的那双小眼睛迸射出恶毒的光芒。

撑船佬强壮的脚往地上使劲跺了一下，咚的一声，母亲和黑子都感觉到了震动。撑船佬大声咳了一声，似乎是强压住怒火坐在了桌旁，端起瓷碗，自顾自地吃起来。他也着实饿了，撑船是十分辛苦的体力活，他来不及夹一口菜吃，一碗稀粥稀里糊涂几口就喝下去了。他喝粥的声音极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头牛饮水的样子。

黑子不敢吃了。

他必须等撑船佬吃完之后才敢放心大胆地吃，他怕他吃粥的样子不小心惹恼了撑船佬，那麻烦就大了，说不好听的话，或许就连他喝粥的机会也会被无情剥夺。所以，黑子只能听撑船佬喝粥发出的怪声，自己忍受着饥饿带来的巨大痛苦。撑船佬夸张的喝粥声暂停了一下，他伸出筷子，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大嘴里，嚼了一下就不动了，他努力地把小眼珠子往外鼓，鼓出了他积蓄了一阵子的愤怒。

他使劲把筷子连同拿筷子的那只手砸在了饭桌上。很响的声音。碗碟在桌面上跳了跳。

撑船佬大吼道：“鸟！炒点菜都炒不好，放那么多盐想咸死老子！”

母亲懦弱地说：“咸吗？我只放了一小勺子盐呀！”

就这么一句话让撑船佬顿时火气冲天，他站起来，一把抓住了母亲的头发。母亲就这样被他抓住头发扯到了一边，撑船佬发疯一样一巴掌接着一巴掌地抽着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很快地青肿起来，她的嘴角也渗出了血。

母亲哀嚎着，求饶着。

撑船佬似乎想把母亲打死，然后腌咸肉吃。黑子束手无策，他害怕极了，最后，他大哭起来。

他们家的响动惊动了左邻右舍。

人们在说：“撑船佬要杀人了，撑船佬要杀那个外乡女人了。”

哑巴大叔从撑船佬家门口看热闹的人群中挤了进来，抱住了撑船佬。哑巴大叔比撑船佬高大威猛，他的力气也显得比撑船佬大许多，可他还是费了许多气力才把撑船佬抱开，推到了一边。

撑船佬气急败坏地跳到门口，对围观的犹如在看一场好戏的村人们大声吼道：“滚！都给我滚！”

人群窃窃私语嘻嘻哈哈地散开了，无论怎样，撑船佬打老婆的闹剧给他们心中带来了某种观赏的愉悦，也给他们带来了饭后美妙而琐碎的谈资。

黑子走过去，抱着瘫在地上泣不成声的母亲，轻声地说：“妈，咱们走，要饭也比这儿强！”母亲的脸贴着他的脸，断断续续地说：“孩子，能走到哪里呢？”

是的，能走到哪里呢？